

粵語和普通話中的“(一)量名”結構與定指、特指和非特指的對立

郝琦、徐毅發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

粵語的“量名”結構可以取得定指 (definite) 解讀，這一現象在文獻中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討論，相關例句如例 (1) 和例 (2) 所示。

(1) 只狗好聰明。(這只狗很聰明。)

(2) 只狗係度打交。(這只狗在打架。)

以上兩例中，“量名”結構出現在主語位置，定指解讀是唯一解讀。然而，在粵語中，當“量名”結構出現在賓語位置上時，除了定指解讀之外，還可以得到不定指 (indefinite) 解讀，如例 (3) 所示。

(3) 我琴日買咗本書。

a. 定指解讀，如：我琴日買咗本書喇。(我昨天買了那本書了。)

b. 不定指解讀，如：我琴日買咗本書，幾唔錯。(我昨天買了本書，挺不錯的。)

對於“量名”結構在賓語位置取得的不定指解讀的性質，學界有兩種認定：一種觀點認為該解讀為特指 (specific) 解讀，以 Matthews & Pacioni (1997)，劉丹青 (2000) 等為代表；一種觀點認為該解讀為非特指 (non-specific) 解讀，以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為代表。本文支持後一種觀點，主要證據是，在“想”這類心理動詞 (語義上可以看作模態運算元) 的轄域內，粵語的“量名”結構只能取得晦暗解讀 (opaque reading)，如例 (4) 所示；而此時“一量名”結構存在透明解讀 (transparent reading) 和晦暗解讀的歧義，如例 (5) 所示。

(4) a. 阿明想娶個廣州妹 (, 身高長相都有要求)。(opaque reading)

(阿明想娶個廣州姑娘，身高長相都沒有要求。)

b. 阿明想娶個廣州妹 (, #你知唔知佢係邊個啊?) (#transparent reading)

(阿明想娶個廣州姑娘，#你知不知道她是誰啊?)

(5) a. 阿明想娶一個廣州妹 (, 身高長相都有要求)。(opaque reading)

(阿明想娶一個廣州姑娘，身高長相都沒有要求。)

b. 阿明想娶一個廣州妹 (, 你知唔知佢係邊個啊?)(transparent reading)

(阿明想娶一個廣州姑娘，你知不知道她是誰啊?)

從 (4) 與 (5) 中的普通話轉寫可以看出，普通話中“量名”和“一量名”的表現與粵語相同：“量名”只能取得非特指解讀，而“一量名”存在特指解讀和非特指解讀的歧義。

根據以上模式，我們提出粵語和普通話中的“(一)量名”結構得到各種語義解讀的機制：1. 粵語“量名”結構的定指解讀來自於粵語量詞的 Cl-Num-D 中心語移位，普通話的量詞不具備這種移位的能力，故“量名”結構無定指解讀；2. 特指解讀來自於數詞“一”的 Num-D 中心語移位 (Diesing 1992)：在粵語中，當“一”出現時，阻隔了量詞的中心語移位，所以沒有定指解讀，而當“一”移至 D 時，得到特指解讀，當“一”留在原位時，得到非特指解讀；普通話中特指-非特指的對立也取決於“一”是否移位至 D；3. 當數詞“一”為零形式時，無法進行 Num-D 移位，因此在兩種方言中只能得到非特指解讀。

粵語與普通話的另一重要差別在於，粵語的光杆名詞無法單獨取得非特指性

無定解讀，而普通話的光杆名詞在賓語位置可以取得該解讀。本文將這一項差異歸因於 Chierchia (1998) 所謂“名詞映射參數” (Nominal Mapping Parameter)，即普通話的名詞短語可以無須借助更高層的句法功能投射而直接通過類型轉換 (type shifting) 操作取得指稱義，相反，粵語的名詞短語則必須借助更高層的量詞短語投射取得指稱義。